



Behind the scenes

幕后

afterday, -west- 著

Sherlyn 译



Behind the scenes 幕后
afterday, -west- 著

ISBN 885-930-51-1607-5

Published in Thailand by everY,
an imprint of Jamsai Publishing Co., Ltd.



Copyright © Jamsai Publishing, afterday, and -west-, 2021
Cover design by Lulla

This book is copyright under Copyright Act B.E. 2537 (1994)
No reproduction without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Jamsai Publishing Co., Ltd.
285/33, Soi Charansanitwong 31, Charansanitwong Road,
Bang Khun Sri, Bangkok Noi, Bangkok 10700
THAILAND

www.facebook.com/everyyyyy
www.jamsai.com

幕后

Behind the scenes

第一幕

普然叙述

曾经有人对我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秘密，因为一旦被两个人以上知晓就不再是秘密了。我是一个不喜欢有秘密的人，也不觉得遮掩什么是一件有趣的事，反而只会带来数不尽的麻烦。

但是不知为何从有记忆起，我身上就一直藏有一个秘密，而且不止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在无意中发生，直至今我还用尽全力不让他人知晓。

也许是因为害怕……害怕当那个秘密不再是秘密后……一些东西会消失。

“普然！小心！”

砰！啪！

身后传来崴的叫喊声，我本能地侧身躲避，对面的身影飞速地冲到我之前站着的位置，但是因为错过目标而摔倒在地上。

他转身愤恨地盯着我然后又冲了过来，紧握着拳头准备朝我的下颚来一记重拳，我抓住节奏偏过头去，拳头在离我只有指尖的距离擦了过去，紧接着我握紧拳头往对方的下巴猛地一击。

我大口喘气，往后退了一步，刚才的动作耗费了我太多体力。

“你！”

砰！

“啊！”

“普然！”

我不该呆愣愣地站在原地，背后也被人攻击，一个人的脚踹在我背上，紧接着我的嘴角又被猛打了一拳，我跌倒在地上，手臂撞击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我疼得蜷缩身体。

我抬头就看到崴跑了过来，帮我拦住那群工程系的学生，把他们赶走。我往地上吐了一口夹杂着血腥味的口水，用手把嘴角的液体擦去，然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艰难地站了起来。

“崴，你先去帮戈！”我对崴说道。看到戈被对面两个人包围时，我让崴先去那边帮忙，崴点点头，然后一甩腿踢在对手的肚子上，迈开步伐朝那边走去。

虽然嘴上那么说，当我转身看到三只露出獠牙的狗，我也紧张到几乎咽不下口水。

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挑起事端的小屁孩们都跑去哪了！

“普然你也有今天？瞧你脸惨白成什么样了。”

说话的人长着一副欠揍的脸，他的嘴角浮起微笑，慢慢走近，手还插在两侧的裤口袋里。我微微皱起眉头，然后眯起眼睛想问道：

“你想怎样？”

“害怕了吗？”

呵。

我嘴角微微上扬，嗓子里发出嘲笑声。

呸！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对方的脸上一拳挥过去，他的脸被打向一侧，但是嘴角依旧挂着烦人的微笑。

“混蛋！”

身后的狗腿子们替自己的大哥着急，一阵嚎叫声响后就准备要来攻

击我。但是在一群人诧异的眼神下，一双被阳光晒得黝黑的手臂张开拦住了他们。

“帕特你搞什么？”

“这里我自己解决。”

帕特说完就转过身来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这种笑容非常让人熟悉，因为在这种拳击场上见过很多次。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我微笑着接受他的挑战。我们相互盯着对方直到脑海里的敲钟声响起，我们最后注视了对方一眼，然后我朝着对方扑去。

第一拳撞在我的肚子上，但是力气没有大到使肚子裂开。我抓住对方的后脑勺，然后抬起膝盖狠狠撞向他的肚子报复回去。受害者倒了下去然后抱着肚子蜷缩在地上。

“你真下手啊。”

他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我偷偷地抿住微笑。他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然后开始新一轮攻击，在我正准备接住他的右拳时，他侧过身体到了另一边，然后紧紧地锁住我的喉咙。我被他勒得喘不过气来，集中所有的力气绊倒对方的腿，接着两个人都摔倒在了地上，朝对方拳打脚踢直到精疲力竭。

“混蛋，疼死我了。”

威用拧干的湿毛巾擦拭自己眉头周围的伤口，一边抱怨一边疼得发出嘶声。

“你眉毛伤成这样，不疼就完蛋了。”说话的戈也好不到哪去，嘴巴被打裂，只要一动嘴就疼得皱脸。

“高尔夫去哪了？”我边问边转头找另一个兄弟，自从听到老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众人作鸟兽散后，我还没见到他人呢。

“逃跑的时候看到他带着学弟们往另一边走了，待会就会来找我们吧。”

这群学弟们每天都只会闹事，是不是嫌老师布置的作业还不够多啊？要是这回我的论文课题还不通过就真的完蛋了。

“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确定。”戈摇摇头，“只是听说工程系大二的过来骚扰我们大一的学弟。”

又是这种破事，什么时候老师才能拨出买胶布的预算，把那个系的烂嘴都封上，我们就能安静学习，不用继续驱狗了。

“你还好吗？手臂上这么长一道伤，先去洗洗吗？”崴抓过我的胳膊说道。

“宿舍离得近，待会我回去处理伤口就可以了。”

“那我一起去，要是又遇到那群乱叫的人就糟了。”

“他们受的伤也差不了多少，现在应该都躲着去疗伤了。”

“嗯，戈你回去吗？”崴转头问另一个人。

“你先回，我还要再坐一会。”

“嗯，那明天见，不要忘了回去改作业。”

“我现在身体都伤成这样了，你就不要说作业的事了。”

崴发出轻笑声，不小心扯到了脸颊，他又疼得发出嘶嘶声，相互告别后我就和他一块离开了。

开头就看到这种狗咬狗的事情，可能会让人有点懵，但是打架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学校两个系的老大就互相不对付了，一个是我们建筑系，另一个就是那群满嘴喷粪的工程系。

到了大四我们成了辈分最高的学长，要是学弟们有什么问题就会跑过来告诉我们，然后给他们去擦屁股。许多次我们系和对面系都没有什么直接矛盾，打得鼻青脸肿甚至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打架。

但是为了男人的尊严，只要打架……我们就要取得胜利。

“你眉毛上的伤，明天肯定会肿起来。”

崴转过头来看我的脸，然后举起手轻触自己眉尾后深吸一口气。

“呃，我失误了，居然有人从背后攻击，你的肚子怎么样了，看你从刚才就一直捂着。”

这还要问吗？一开始我倒在地上的时候帕特就朝我的肚子招呼，第二次打斗又被猛捶一拳，这下真的受伤了。

“挠痒痒而已，”我耸耸肩，“没什么。”

“你这样迟早会被打死。”

“那你也会比我先死。”

“普然你丫的！”

我露出微笑，从学校的林荫道抄近路走到了校外宿舍楼后。

“你等会，我去买下晚饭。”崴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然后走到小馆里，“老板娘，来一份大份粉丝酸辣汤，你要吗？”他点了一份自己常吃的菜后转头问我。

“你嘴巴裂成这样还吃辣的，也看看自己身体。”

崴笑了起来，“我有受虐癖，你要吃什么？”

“不知道，我刚才吃拳头，吃饱了。”

崴露出微笑点头作为回应，两人的对话结束，他转头看老板娘把粉丝放在汤锅里煮熟然后捞起来装进袋子里。

“那明天见。”

崴住在我公寓后面一栋楼里，到了公寓门我们就相互告别，我点点头目送他离开然后走进楼里，在电梯前站着等了一会，电梯门就开了，我走进去按下楼层按钮就等着电梯门慢慢合上。

“等下！一起上去！”

在电梯门即将合上的一瞬间，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紧接着电梯门打开了，面前出现了一个伤痕累累的脸，这不就是几个小时前和我打得死去活来的人吗？

这个麻烦精嘴角露出微笑然后走进电梯站在我身边，然后看了看电

梯按钮。那头绑在脑后的及肩长发无论看几回都眼烦，当电梯门合上时，他转过来和我的视线撞在一起，那张微笑着的脸蛋总是让人心生不爽。

帕特是工程系大四帮派的老大，也是我大学四年期间的死对头。众所周知，只要看到我俩在对方的视线范围内就一定会有事发生，就算没有遇见也会作势要拼死拼活。如果把我比喻成火，那么他就是油，碰在一起就会燃起熊熊大火，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不仅我们这两个小辈在撕……

一切其实来源于双方的父母亲。

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就是商业对手，可以说这种厌恶深入骨髓。他们之间的冷嘲热讽在我记事起就渗入大脑深处。

就像老天爷刻意安排把我和帕特绑在一起，从小我们就是邻居，幼儿园到高中一直都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只要一碰面我们就会送给对方一个大脚丫子。从长辈那里遗传的憎恶感不仅让我们两个打得难舍难分，而且几乎每件事都要互相比拼，不管是学习还是体育运动，只要能想到的我一定要比他更强。

更加搞笑的是我们上大学也是在同一所学校，而且被分在两个对手院系里面，仿佛命运在撺掇我们把对方解决掉，这场闹剧才会落幕。所有的场景都符合天时地利，就差强迫我们动手了。

当感觉到这辈子都逃离不了一直和他纠缠的命运时，我几乎忍不住要用脚去挠脑袋了。想想也觉得不对劲，有谁从出生起就被规定要打心底里讨厌一个人，明明双方都还不认识，而且还没见过面就想要处处压过对方。

“你吃饭了吗？”

我从之前旧得积灰的记忆中回过神来，旁边那只疯狗居然用手戳我的肩膀。

“嘴都这样了还吃什么？”我平静地回答。我瞥眼看到对方和我一样伤痕累累的脸蛋，“回去打葡萄糖点滴吧。”

他笑了起来，舌头抵着脸颊鼓了起来，每次见到他这个样子，都让人手痒痒。

“待会分你一瓶。”

我已经看烦了对面这张脸，把目光转向别处。怪不得……今天我只往他脸上招呼直到把他脸都打歪了。

“你留着自已用吧。”

CTDABJL

第二幕

帕特叙述

“什么粥？我没买。今早你说想吃沙拉粉丝，我一放学就去买了沙拉粉丝给你，等你回来天都黑了，我的粉丝全坨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而且脸上还挂彩了，告诉我嘴巴疼要我去买虾粥，像你这样的哥哥还有权利要求我做这做那吗？”

在学校附近宿舍里的一个转角屋内，有两个小卧室，一个卫生间，中间是放冰箱的房间。我强调是放冰箱的房间是因为这个房间太小了，不能当作厨房。甭，我最可爱的妹妹唠唠叨叨不停，似乎被每天重复上演的事情气到窒息，这也成为了我枯燥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的日常就是起床、吃饭、学习、打架、回来被妹妹骂，然后睡觉。第二天起床后照样不长记性，回来又被亲妹妹数落，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要是普然和他的同伴们看到我握着拳头乖乖站着的样子，可能会被他们嘲笑一辈子，即便如此我也只能用委屈巴巴的语气向妹妹认错。

“这回不是我找事，是普然先挑起的。”

“哪次不是哥哥先找别人麻烦？”

“是真的，我正准备学习，功就找我说普然带了一群人来打他。”

“哥你不要装作不知道普然哥是什么样的人，肯定是你的朋友先去挑事的。”

“诶，你到底是我的妹妹还是普然的妹妹啊？”我垂头丧气地抱

怨。这个世界除了琶以外我想不到自己还会向谁这样撒娇了。以前这个比我小三岁的妹妹还在跌跌撞撞地跟在我身后，现在反而站在了敌人那边。

“你去床上坐着。”琶用不可置疑的语气命令我，然后推着椅子走到高耸的书架前面，站在椅子上把放在书架最上层的医药箱拿下来。她把治疗伤口的工具箱气鼓鼓地放在垫子上，我在一旁惊惊颤颤不敢说话。

“什么时候才可以不打架了，普然哥怎么样了？”

“他也不好不到哪里去，有我这么厉害的哥哥，琶你肯定很自豪吧，哎呀！干嘛打我？”

“不要为你的暴力狂行为感到自豪了，以为打架很帅吗？”

“帅不帅的不说，反正有人喜欢啊，别说了，比老妈还要啰嗦。”

“因为妈妈就没有和你抱怨过啊。”我的小祖宗闷气说道，低头把治疗伤口的工具拿了出来，红药水、青草药膏、止痛药、创可贴、纱布。

“没有棉球了。”

“什么？这个月初才买的。”

“有谁像你一样隔一天就打架啊，你每个月疗伤的钱比我买姨妈巾的钱还要多。”

“不可能。”

“小心我把买药的票据煮熟了给你吃，说到做到。”琶把工具都收回了箱子里，把盖子合上，然后锁了起来。“你去找普然哥帮忙处理下伤口。”

“哈？你说什么？”

“棉球没了，我不想去下面买，而且我已经穿上睡衣了。”

“换一下很快的。”

“比起你去旁边普然哥房间敲敲门让他帮帮忙，哪个更简单？”

“琶，不要啊，去下面便利店买一下吧。”

“不要和我撒娇。”小姑娘昂首挺胸把自己拔高，双手交叉在胸前表示她是认真的。“这是你去找别人麻烦的惩罚，我已经忍受到极点了，而且，如果这周你还打架，我就真的不让你回来睡觉了。”

“这还是从小在我屁股后面爬的妹妹吗？”

“就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哥哥。”我知道妹妹担心我，但是也忍受不了，“如果不改改你这性子，要是某一天你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有一群人围住你，你要怎么做？我知道你厉害，但是厉害的人也不可能次次都险处逃生。我已经决定了，我不去下面买棉球，哥你必须去普然哥那里求帮忙，还要和他道歉。”

“我要把你站在对家儿子那边的事告诉爸爸。”

“要告状的话你早就告了。”

琶说的对，如果我要说的话早就做了。

“不要忘了向普然哥道歉。”

“知道了。”

我再次长叹一口气，从自己房间走到旁边房间门前，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咚咚。

在琶回到房间把门锁起来后，我弹舌头模仿出敲门的声音，如果没有处理好伤口就不能回自己的房间了。这种情景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回了，我也从来没有用平常心对待过。

在被送到市里最好的幼儿园学前班学习前，我和普然的羁绊就开始了。那时我有合得来的朋友，普然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后来发现不管是排队还是分组，老师都会要我和普然分开。我能记得这个是因为普然和我住在一个小区，但是我们没有成为上下学路上的伙伴，反而成为了学校里隔阂最远的人。到了小学，我就去了一家男子私人学校上去，在那里我再次遇到了普然，我开始发现父亲不想要我和普然亲近，普然不是好人，我的父母和普然也不亲近，不，应该说是讨厌更合适。我学父亲

的样子骂他的父亲，一开始普然一脸无所谓，有时候会生气地鼓起脸，但是对我来说非常有趣，直到一天我被石子打中额头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打架，我的头受伤了，缝了三针。我的母亲还有普然的母亲在医院里面大声哀嚎，普然坐在我旁边的病床上，下巴受伤了，不知道缝了多少针，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在嚎啕大哭。在那之后我就讨厌他，他也讨厌我，我们互相看不顺眼，明明双方都不知道起因是什么。

“什么事？”

房门打开了，听力真好，不用自己上手敲门他就知道谁在门口等着了。

“你伤怎么样？”

“不关你事。”

“我特地过来关心一下。”

“别扯了，你要什么？”

我用手指指着自己受伤的嘴角还有左边太阳穴上的擦伤，至少也得敷点药。

“然后呢？”

“棉球用完了。”

“去下面买啊，下面就有便利店。”

“琶让我来问你要。”

“又来？”

“呃，借点棉球还这么小气，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

“该骂的人应该是你吧，要的话自己去买。”

“谁要我把我打伤了。”明明是自己的杰作，还拒不负责，真是厚脸皮。“你必须帮我敷药。”

“你把命令的语气换成你妹妹要求的哀求语气不行吗？”

“谁告诉你琶让我过来求你了？”

普然转过身去，我趁他还没来得及关门的间隙跟在他后面走进房间

里。普然的房间和我的房间天差地别，他一个人住单人间，不是我和琶住的月租上万的双人房。

“好好睁眼看看。”

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扔在空中，我立刻就接了过来，屏幕上聊的是聊天框，琶在Line上告诉普然帮我擦药。她和普然聊天的语气谦虚且甜美，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个咬牙切齿的母老虎。

“又来耍我。”

“要我擦药就好好坐着，擦完了就赶紧滚回去。我也要给自己擦药。”

“好，好。”我回应道，双腿盘坐在地上，普然坐在床上，拿出酒精棉帮我擦在伤口处，我关闭了嘲讽模式乖乖不动。其实普然长得挺好的，我是指如果不用偏见的眼光看的话，薄薄的嘴唇，狭长的眼睛，不爱笑的性格导致他看上去有点孤傲。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说这个人喜欢摆出一副找打的表情，我曾经还跟他们解释过只是这就是他的长相，但是没有谁相信。普然也对外界毫不在乎，自带艺术家气息。老实说，知道他读建筑系时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从高中开始就出现这种征兆了。

“你在看什么？”

“你要我看什么？”我边问边露出开心的笑容。他的眉毛皱了起来，眉尾的小伤疤也随之抖动。他把棉球重重地拍在我的伤口上。

“混蛋！痛死我了。”

“要你瞎说。”

“我又没做什么，只是看你就害羞了？”

“你是来疗伤的还是来打架的？”他露出挑衅的眼神，最后我还是默不作声，“只要有十分钟不烦人就算是我的大恩大德了。”

“呃，知道了，作为报答待会我帮你擦药，在肚子上还有伤是吗？”

“不要假惺惺了。”

“我都向你伸出援手了，要是你遇到的是我帮里其他人，就得躺医

院里了，做老大还是得能屈能伸，这点小事还要我教吗？哎哟！你用的是手还是脚啊？”

“那你先告诉我刚才用嘴巴还是屁眼说话，我要跟你妹妹说不要买棉球了，应该买胶布把你的嘴巴封上。破大点事也要哗哗，工程系难道有教嘴贱的课程吗？待会我要告诉你妹妹，要你说话注意点。”

“调戏女生。”这是让他的朋友火大的主要原因，他系里的女生长得漂亮，“再正常不过了，你也开过玩笑，何必搞得这么严重。”

“我没开过玩笑。”

“老是这么严肃小心死得快。”

“嘴贱也容易死得快，抬头。”

我按他的命令抬起头，他帮我处理嘴角的伤口，有点疼但是可以忍受。我再一次扫视他的脸，他的刘海又坠了下来，掉到眉毛以下，几周前才剪过。

“你的头发长得真快。”

“呃，挺烦的。”

“要我帮你绑上去吗？”

“不用，你不要动，我都不好擦药了。”普然抱怨道，捏住我的下巴不要我再乱动，手重了点，但是也比嘴巴轻。

其实对我而言，普然是一个很好的人，思绪再次回到小学，我们越来越反感对方，只要有机会就打架。有一天我和琶去小区池塘周围玩，我搭着妹妹骑单车，刚好普然也在那附近骑单车，我们在一棵高耸的鹰爪树下碰见，小孩之间的争吵就开始了，都指着那块地说是自己先占下来的，我说是自己先占下来的，在妈妈肚子里就占下来了，但是他反驳说是他爸爸先占下来的，我怼道是我的爸爸先买的房，他说拿地契出来证明，谁都不肯让步。其实我也不懂既然已经相互厌恶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还能一直缠着对方。

砰！

从莲花池塘传来一阵响声，我反头一看，泥巴地上只剩下单车轮子划过的痕迹，我的单车消失了。我们光顾着相互推搡，忘了坐在单车后座的小女孩。我记得当时琶在水里上下扑腾，大声呼救，我已经吓到浑身僵硬，因为自己不会游泳，父母还经常叮嘱我们两个没有大人在的情况下不要靠近池塘。

砰！

池塘里再次响起一阵落水声，普然的单车倒在鹰爪树下，但是人已经不见了，我看到池塘里两个身影沉沉浮浮，自己还是僵硬地站在原地，甚至没有去找人求救。不一会儿普然就抓住琶的手拉到了岸边，小女孩紧紧抱着我的死对头嚎啕大哭。

“琶。”

砰！

这是第一次我愿意让他打我，也没有想到还手，他对我很生气，甚至比被我忽视的琶更加生气。

“你没有想过去救自己的妹妹吗？如果我没下去，你就任由你妹妹死吗？”

“不是的。”

“你这个胆小鬼！”

普然把他的单车拉起来，他浑身都湿漉漉的，肩膀和脑袋上还有植物的根。他的背影越走越远，我回过神后赶紧抱住琶，小女孩还在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害怕地哭泣。我不知道普然怎么做到的，我的单车沉到了水里，拿不回来了。看到琶的衣服有血滴下来，但是我的妹妹身上没有一点伤痕，在那之后我就发现普然眉尾有一个小小的伤痕，这个伤疤一直困惑着我，这是不是他见义勇为的证明呢？

“哥哥不要告诉妈妈，我怕妈妈骂。”

这是第一次我对他的眼神变了，我们的关系在那之后不再是厌恶了，但也没有成为相亲相爱的朋友。我喜欢欺负普然，让他的脸变得生

动起来，而不是一直摆着脸，有时候会让他微笑，有时候会惹他生气，虽然大部分情况都是生气。

普然帮我贴完创口贴，除了脸以外，我的胳膊也有擦伤，只要再擦两周药，不要再次受伤就会好。

“可以走了。”普然边说边站了起来准备开门赶人，我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拉回来坐在床上。”

“你的伤呢？”

“我自己可以擦。”

“不要装了，搞得我好像没擦过药一样。”

“你处理伤口的技术弱爆了。”

“又不丑，算作道歉了，琶要我向你道歉。”

“待会我告诉琶你道歉了，可以了吗？”

“呵，不用这么好心帮我。”我眯着眼睛笑道，似乎我这种笑容会让普然的脸色变得捉摸不透。“让我也对你负负责任。”

“你不要说这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了。”

“什么？我是指让你受伤了就要给你处理伤口，你想到什么了？”

普然握拳想打我，但是我迅速抓住了对方的手腕，最后就变成我抓着他的两只手，他坐在床上，我屈膝跪在地上，大眼瞪小眼，另一方低下头来。

“表面冷静内心急躁。”

“说的就是你。”

“感觉自己真不一般。”

“话真多，擦药吗？不擦就滚蛋，我还有作业。”

“你相信我的话早就结束了，来给我看看你肿起来的伤。”

“不用！”

在我准备脱他的衣服时，他赶紧抓住衣服，皱起眉头，“不看也行，那换个位置，这种昂头的姿势我不好擦药。”

这位建筑系的学生翻了一个白眼，我又说了一遍他才愿意坐在地上，抬头让我帮他擦嘴角和颧骨上的伤，我用指尖轻轻触摸他的伤痕，不经意间用喜欢看他的眼神偷偷观察他。

CTDABJTL

第三幕

普然叙述

“好吧，我也说了很久了。”

我平静地说道。在这期间他打开速食粥的袋子，倒进碗里加入热水，手里剥着煮熟的鸡蛋，他扬起眉毛看了过来。

“啥？”甚至连一个句子都不是的简短疑问语气，我的眉毛都在抽搐。

“为什么你早上还要来我的房间露脸？昨晚还嫌没闹够？不知道这个月我是不是善事做少了，才会一直有鬼阴魂不散地跟着我。”

“怀疑你善没善报。”

“这么深的罪过，要做多少善事才能抵消呢？你的房间没有吃的吗？才会一直来我的房间乞讨。”

“今天琶早起来送作业，有面包，但是炼乳没有了，我不喜欢吃果酱。”

“这种事我需要知道吗？”

“万一你买了呢？”

厚脸皮的混蛋仍以滑稽的表情回应，他舀起一勺浓粥塞进嘴里。我皱了皱眉，看到还有一团粉末粘在勺子上没有溶解。

“你就不能把粥搅拌均匀再吃吗？”

“又观察我了，你对我很感兴趣吗？”

“我只是可怜你。”

“那就养我啊。”

“可能养不起。”

“就我一个人而已，普然你肯定养得起。”

“虽然只有你一个人，但是你的胃口抵得上好几个人。”

虽然我在骂他，但是帕特脸上仍然挂着惹人烦的微笑，我只觉得心累，只好把视线从对方的脸上移开，低头把碗里热乎乎的粥搅拌均匀，然后舀进嘴里。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吃完要洗碗。”才起身去洗手间片刻，回来又被他惹生气了。

“只要你把碗放在水槽里，放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除了我妹妹以外最啰嗦的人就是你了。”

“那你过来把碗上粘着的饭粒都洗干净。”

帕特没有回答，而是眯着眼睛微笑，每次看到他这样的笑容我都会一不留神皱起眉头来。

看到他那张欠揍的脸，我的手脚都觉得痒痒，我放弃和听不懂话的人继续交谈下去，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有食物残渣的碗上，不知道他怎么长大的，才会变得这么不讲卫生。估计在家吃饱了就会从桌子旁站起来，在宿舍就有妹妹照顾。

我斜眼瞟向那个仍然坐着一眼不眨盯着我的人，感到烦躁不已，看着那头绑起的头发更令人火冒三丈。剪了会死吗？就和人一样杂乱不堪。

“经常皱着眉头，小心容易老。”

“你才要小心活不到老。”

“是在夸我看着年轻吗？”

“早逝你知道吗？”

“说话真难听。”

“吃完了就滚吧。”

“吃完了就要赶我走吗？真狠心。”

“帕特。”我用更加严肃的语气喊他的名字，他在后面一直耍宝个不停，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喜欢对我说一些有歧义的话。对方似乎知道我的心情开始变糟了，他把双手举起来表示认输，但是嘴角的微笑还是让人火大，每次我看见他脸上的笑容，就有种想打他的冲动。

“你几点上课？”

“九点半，待会就走。”我说完就犹豫要不要问他，但是如果不问就不能把他赶走，“那你几点上课？可以出去了吗？”

“十点，晚点走也来得及。”

“但是我要走了，你回自己房间去。”

“我懒得开锁了，你把你房间钥匙给我，我帮你锁门。”

“我怎么会放心让你这种人单独留在我的房间内。”

咚咚。

帕特顿了顿，话刚要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俩都转身看着门口。

“谁啊？”

“糟了。”我把对方的嘴捂住，“不要发出声音。”

说完走过去通过门上的猫眼看到崴微笑着双手插在裤口袋里站在门口，我感到太阳穴突突地疼，今天他过来做什么？

“普然，还没醒嘛！”不但敲门，还喊了一声。

我挠了挠头，过了一会说道：“呃，我快好了，你来干什么？”

“我来提醒你把你作业文档带上，给你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也不接。”

完了，手机正在床头充电。

“等一下，待会我就出去。”

他站在门外等着，我急忙转身准备收拾东西去学校上课，转身看到

帕特坐着微笑伸出手掌要钥匙，我举起手指着他的脸。

“我什么也没做，”他低声说：“你朋友自己过来的。”

“不要多说，我走后十分钟内你就滚出去。”

“好好，我知道。”

“知道就照做。”

“请给我钥匙。”

当我不得不将钥匙交给另一方时气得瘪起嘴，他接到钥匙后一脸开心的样子，我再三警告后就急忙跑去收拾作业，把作业文档存在U盘里面，然后把钱包、手机也一并放进挎包，把挎包背在身上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先走了，别忘了我之前说过的话。”

“我知道，十分钟内出去。”

我动了动嘴，暗骂他一句。把他赶到外面人看不到的角落躲起来，紧张地深吸一口气，不久就打开门走了出去，崐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在原处。

“真慢。”一看到我他就开始抱怨道。

“呃，我穿衣服。”

“所有东西都带了吧？”

“都带了，走吧。”

他点点头，朝电梯走去。我趁对方转身的一瞬间回头望向房间，看到那个麻烦精咧着嘴露出夸张的笑容在沙发后面挥手告别，我不得不再次指着他强调一遍命令，然后关上门跟在朋友后面，不让他发现什么异常。

“你还好吗？”

戈一出教室宿舍门就向我打招呼，花很长时间讨论课题到现在，楼里几乎只剩下我们小组了。

“还行吧。”我耸耸肩膀，我跳起来坐在他旁边的玻璃桌上。

“老师没有为难我，让我试着找其他资料，你呢？”

“老师要我增加SWOT分析。”

“啊，上次没找吗？”

“我找了，但是只是叫我大致分析一下。”他说完就摆出一副惊恐的表情，心累地耷拉着肩膀，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还没有来得及抱怨什么，高尔夫就走了出来，脸色也比戈好不到哪去。

“你怎么摆出这副表情？”

高尔夫转过身，朝我挑了挑眉毛，靠在旁边的椅子上，“上一次老师还说我的课题有意思，今天反而不高兴了，是在玩我吗？”

“是詹朋吗？”戈问道。

“是啊，我快要哭死了，我的指导老师就像得了双向障碍一样，每三天变一次卦。”

“然后？课题被毙吗？”一问才知道自己很幸运，自己的指导老师很稳，没有无缘无故地变来变去，聊了一回觉得不错，到了下次再讨论时又说不行才真的让人郁闷。

“不知道，他让我先找找案例，普然你肯定过了。”

说没有过那是骗人的，但是直接承认就有些自大了，“再过两三天我可能就要开始研究模型了。”

“该死，真的嫉妒你脑子好使。”周围的朋友都发出哀嚎声，戈靠在黑板上抬起头看着天花板，露出绝望的眼神。“待会要把你脑瓜子打开吃了。”

我笑了，“崴什么时候出来？”

高尔夫叹了口气。

“也许还要一会，詹朋每次都要说很长时间，他在我后面。”

“那估计又要很长时间了。”

“嗯，他偷偷跟我说，今天要请你们去学校后面的酒馆喝酒。”

“又要借酒消愁了。”

虽然话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有近一个月没有喝酒了。因为假期结束后就有一大堆作业，必须查资料，向老师提交课题，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大学建筑系是四年学制，虽然比其他学校少一年，但是课业也更重，要把一些课程集中在短期内学完，学习内容也更加充实，我的脑子里塞满了知识，有的用过，有的没用过，但即便如此，所有的一切都会转变为学业成绩，影响总成绩和所有学分。

从大四开始，我们就经常唉声叹气，每天都有逃不脱的烦恼，除了毫不停歇的打架外，论文也是一样让人头疼。每次和老师讨论完课题，头发都要捋掉一大把。

比打架受伤还要痛的就是被指导老师推翻课题了。

“来，干杯！”

哐！

“崴，干杯做什么？”

我们干杯的声音响彻酒馆后，崴回答高尔夫道：“笨蛋，当然是为我的论文干杯啊。”

酒杯猛烈地撞击在一起发出巨响，我担心杯子会被撞碎，把自己的手割伤。最后我忍受不了他们疯狂的干杯了。

“你生什么气啊，我也没有过。”指导老师是同一位的人抱怨道，举起酒杯大口喝起酒来。

“我现在换指导老师还来得及吗？妈的，头疼死了，每次说的都不一样。”说话的人眼睛开始变红，明明是最后来喝酒的，但是喝得贼快，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也远超桌上其他朋友。“普然，我想要你的指导老师。”

“谁让你们运气差呢？”想起学期初我们抽签决定指导老师，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抽到詹朋老师组的高尔夫和崴都差点在地板上打滚了。

“我们啥时候不倒霉？至少戈的指导老师也好啊，我们的简直是衰

到极致了。”

“但是现在有更衰的事情。”戈静静地说道，我们转身看向他时，他皱着眉头看向另一边，我们随着他的视线望去，差点激动地站了起来。

帕特一帮团伙正好走进酒馆，而且视线正好撞在了一起。那边的人嘴角露出微笑，还抛来一个飞吻，让我们忍不住想要动手的冲动，一想到今天早晨那个连粥都不会煮的人，还有他的微笑，我就想捂住头，这个系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个鬼样子。

“心情越不好，看到这些家伙的脸，血压就越会升高。”崴喃喃说道，手上还在忙着把各种酒混合在一起。

“是啊，”我劝阻道：“他们就是那样，喝我们的，不要管他们。”

“好吧，如果他们不先打扰我们的话。”崴大声说道，看他今天心情不好的样子，我忍不住担心，不得不的朝帕特使眼色，希望他能控制一下他的朋友，不要现在管不住那张臭嘴，我不想再给他擦药了。

“哎，妈的！”

我生气地咒骂一声，然后躺在沙发上，感觉到了嘴角周围的伤口火辣辣的疼。

最后，我还是没有成功阻止。只要在一个地方见面，都避免不了群架，他们叽叽喳喳口无遮拦的嘴比堆积的燃料更让人火大。

“光喝酒不寂寞吗？”

“要不要让哥哥我陪你们一起喝啊？”

“如果无聊，来给哥哥我陪酒也行啊。”

“想知道建筑系除了妹子漂亮，男生是不是也好玩啊？”

一句接着一句不停歇地冲击着我们的耳朵，而且崴的心情已经糟糕到极点了，只要被挑拨几句，怒火比平常烧得更快，等反应过来，酒瓶就被砸到了对面的桌子上。

咚！

听到房间外面响起弹舌头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不必猜就知道是谁发出的声音，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太阳穴疼得厉害，眉毛皱得更紧了，拳头的击打加上酒精的作用让我几乎站不起来，没有力气再和房间外的人唇枪舌剑了。

咚！

哎哟！烦死了！

吱！

“还有什么事？”

还没来得及打开门我就开口问道，但是当门敞开时，我愣住了，门前站着一小时前还在酒馆和我打架的人，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兔子娃娃。

“你要干什么？”我怀疑地问道。

“甭不要让我进房间。”

“所以呢？”

“因为你让我受伤了。”

“难道你没有让我受伤吗？谁先开始的不要我说了吧。”

“我没有，我没有做什么。”

“那是哪只狗在叫？”

“是功先开始的。”

“给我滚远点，你妹妹不让进，你就睡在门口。”

“你打了我，你要负责。”

“你瞎说什么。”

“要我和你一起睡。”

“无聊至极。”

我皱了皱眉，犀利地骂了他一句，但是那个身材和牛一样的人依旧抱着兔娃娃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我都想一脚踹过去。

“再见。”

我边说边伸出手抓住把手准备关门，但是晒得黝黑的手臂迅速地拦住了我，他怀里的兔子娃娃也差点掉在地上，还好他用膝盖顶住了。

“又怎么了？”

“外面有很多蚊子。”

“吃点驱蚊剂就可以睡着了。”

“驱蚊剂现在也可以吃了么？”对方装作吃惊的样子。我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我没有心情和你斗嘴。”

“哪里斗嘴了，我还没有开始呢。”

“无聊。”

“只有你一直站着骂我。”装作这个样子又是演的哪出戏？“想让你的朋友看见我拿着枕头乞求你，就像被老婆赶出家门的老公一样吗？”

“混蛋……！”

“啧啧。”当我准备大声骂他时，他摇了摇头噤了嘴，“夜深了，你想让其他人出来看热闹吗？”

然后他趁着我生气皱眉的间隙迅速地钻进房间里，等我转头一看那个厚脸皮就已经舒服地躺在沙发上了。

“想睡就睡，我可没有被子给你，但是你不会冷死的，皮厚。”

“我可以和你睡一床被子。”

“你在做梦吗？”

“我可以和你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不介意。”

“但是我介意。”

“那就不要介意。”

“我会把它扔在你的脸上。”

帕特开心地笑了起来，伸手拿到遥控器打开电视。表现得好像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样，我不禁怀疑他是怎么做到这么厚脸皮的。

“你去洗澡啊，我可以照顾自己，不用担心。”

我又翻了个白眼，这个人已经毫无羞耻心了。

看着他抱着的那个脏娃娃，估计从来没有用水和洗衣粉刷洗过。我不记得从何时开始他老是来骚扰我，而不是像之前一样一看到我就骂我父亲。

帕特只要换个性格就可能就会成为女生的焦点，爱玩加上微笑这两个特点，看上去就容易和人相处，但是再加上烦人、邋遢、懒惰还有胡说乱侃，他就变成了我最不想碰到的生物，甚至都不想用脚去碰他。

虽然我们相互厌恶，但是也是一起长大，打架也没有让我变得疏远，打完后还得让我帮他擦药。如果说我们上辈子就是冤家……也说的过去。

第四幕

帕特叙述

我喜欢普然房间的气氛。

早晨的阳光照在我的眼睛上，昨晚睡觉前我明明把窗帘都关上了，但是现在深色窗帘的一侧被绑了起来，空调关了但是风扇开着，昨晚在我在等普然洗澡的时候把空调温度调整到24度。

六尺宽的床上只剩下我和抱了一晚的兔子娃娃，那个一次又一次把我踢下床的人已经不见了，昨晚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最后还是爬上了床。普然的枕头很冷，没有留下丝毫温度，但是还有他身上的独特气味，表明他已经离开房间了一段时间了。

去学习也不告诉我。

我把兔子拉了过来继续抱着。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得到它的，也不记得从哪里得到它的，等我回过神就发现自己已经迷上了抱它睡觉。起初我每周洗一次。直到它的耳朵被我洗烂，我就间隔好久才洗一次。耳朵上的裂痕被缝了起来，到处都是孔，但是看上去还好。今天它的气味变了，我每天都闻所以能感觉到，是的，沾染了普然枕头和被子上的气味。

“一开始还嫌弃我的香兔兔，到了深夜就自己抱过去睡了，所以上面才会沾染他的气味。”

我和香兔兔聊完天后再次咬住它的耳朵边，我喜欢长耳朵兔子，可以用来咬。它的颜色慢慢褪去，比刚得到它的时候淡了很多，但是现在

都喜欢这种复古风。

我喜欢普然房间的气氛。

又回到这件事。我在宽阔的床垫上滚来滚去直到心满意足，在置物架上放置着建筑模型，他的教科书也井井有条地放在同一层。确定的是几乎所有家具都是公寓的所有者准备的，但是由于他身上的艺术家气质，把普通的房间安排得比我住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加舒适好看。他是一个自律的人，吃完饭后必洗碗，每晚都要打扫卧室，可能是因为他要做模型作业时要切割丙烯酸塑料，经常把房间弄脏，所以就要时常打扫，不像我没有把房间弄脏过，所以没有必要清扫。

好吧，我承认，觉得这个房间舒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普然。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容易孤独的人。除了喜欢兔子娃娃还起名为香兔兔外我还是一个社会人，但是琶不是。起初我和功住在同一个宿舍，直到去年琶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我就搬过来和她一起住。但是琶已经不是那个小女孩了，她长大了需要私人空间，所以我们租了那栋楼空下的唯一一个有两间卧室的房间。所以说我在普然身边转来转去全都是命运安排。

我的孤独感有一个上限，琶越是内敛，我就越孤独。

如果老天爷都把我送到普然面前了，我每周在他房间里睡个一两晚，排解下寂寞又有什么关系呢。

普然的冰箱里有各种食物。例如速食粥、鸡蛋、方便面、牛奶，培根，还有面包但是没有甜炼乳。我告诉他我喜欢炼乳了，希望他知道今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前，知道应该买些什么。

他的房间分为卧室和开放式厨房，厨房旁边是客厅和餐桌，我看到聚四氟乙烯锅静静地挂在墙上。我的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面包没有炼乳真的不行。我也有一些烹饪技巧。最后炒方便面吃，味道不是很好，但还不错。明天带上牙刷和毛巾扔到房间里更好，这样就不用走来走去了。普然室内香皂散发出凉爽清新的香味，闻闻腋窝的气味比琶的

混合花香味更加舒爽。

“帕特，今天怎么没来系里吃饭，文学系的敏学妹今天来工程系吃饭了。”

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演讲厅长长的木桌上睡着了。老师正在前面放幻灯片上课，上课将近半小时后，他们才从教室最后偷偷溜了进来，在一边窃窃私语。

“中午出来太热了。”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另一个朋友左重复道，我挪了挪身体，看着幻灯片上显示的扭曲字母，耸了耸鼻子。敏是以前文学系的系花，曾经一段时间和我一块玩，但是由于自己不认真的态度，就逐渐疏远了。“比之前更漂亮。”

“是吗？”

“真遗憾，当时我告诉你要多关心人家，你也不信，不然现在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烦人。”我实话实说道，敏很可爱，但是也很任性。“以前也能自己去学校上课，和我玩的时候就说要我去接她。”

“想要老婆就要努力一点，懂吗？”

“谁告诉我我想要？”我耸耸肩，我懒得要死，“你们想要就自己去追。”

“她对你感兴趣，对我们又没兴趣。今天晚上还去吗？还是那家酒馆。”

“待会又会遇到普然那群人。”我懒得打架了，但是见面没有打架就像没见一样。

这些混蛋也喜欢没事找事，拦也拦不住，待会又被他们说我不叛兄弟了。“换家店？”

“那些建筑系的孩子怎么天天喝酒？我还听说他们课业一大堆。”

“是挺多的。”我无意中说道，然后就保持沉默，差点就说出打完架后普然处理完伤口就要去做作业了，就像昨晚，天都快亮了他才睡觉。如果不是真的很困，他就绝对不会停下手中的活。“你们的课题怎么样？只知道喝酒，小心毕不了业。”

“呸，以前不是你邀请我们去喝酒的吗？今天不想去就用学业的事情来推脱。”

“这个月钱快用光了。”

“帕特，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父母是做什么的。”这个功又扯到别的事上了，“去吧，今天我请客。”

“请喝酒还是请女人？”

“说的好像互相不认识一样，帕特，你要来陪我，只要你一来，女生全围过来了。”

“就知道撺掇我，我先去找指导老师谈谈。”

“又找借口？不是说混泥土测试通过了吗？”

“又不是我找的老师，是老师找的我，蠢货。”

我们聊天的声音吵到坐在前排的女生，她反头用一种指责的眼神看我们，我冲她微笑又冲她眨眨眼，那个女孩翻了个白眼转过身去。

“像往常一样可怕的魅力。”左认为那个女生是害羞了。我和普然在一起久了，他害羞的时候也是摆出一副厌烦的表情，这个估计也是害羞，我确定。

“我还没做什么呢。”

在被狠狠整顿之后，曾经在大学门前排列的小酒馆象征性地移到了离学校远一点的地方，我和我的四五个死党不停地换酒馆。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后面的酒馆，也是普然那群人喜欢去的酒馆。音乐好听，女孩漂亮，还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的吗？我不知道今天普然过不过去，但是可以事先避免，打电话问问也行，但是基本得不到回复。他和我一

样，看起来是大哥，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会组织活动，这些我们都觉得无所谓。等我反应过来又到了酒馆里。说普然是大哥，是因为他最聪明，他说什么禁止什么他的朋友都会听，而我是力气最大的，如果要打架，一定会喊我。当争吵不断扩大的时候，普然是最先清醒过来的。至于我，如果普然向我暗示，我就会阻止他们一些。

实际上，我和普然的帮派打群架只是因为男人的社会就是使用武力来说话，可以算作是一种锻炼，因为我们并没有憎恶到要杀死对方，至少我害怕被关进监狱。

“原来你躲在这里。”

尖细的声音传来，在我抽身去外面抽烟的时候，刚认识的一个女生跟着我走了出来。今天左遇到了他的高中同学，现在在我们学校科学系就读，这个女生也是和他高中同学一伙的。

“嗯？出来做什么？讨厌烟味待在店里好点。”

“出来跟你聊聊。里面聊天，依特他们就会开玩笑。”

“恩，毕竟奈德你长得很漂亮。”我露出笑容。眼神扫过对方橙色的嘴唇以及黑色的紧身衣。要是功看到她估计都要被迷晕了。“我在大学没见过你，真奇怪，你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没见过？我还认识你呢，在学校食堂见过。但是你一直在玩游戏，我还问左说这个帅哥是谁？”

“哦，想认识怎么不过来和我聊呢？”

女生笑着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名花有主了。”我也笑了，

不一会儿她就开始凑了过来，亲吻我的脸颊，闻到她身上刺鼻的气味，我感到不适，可能是因为香水味和酒精味相冲，我退了一步，“这么心急吗？”

“不喜欢吗？”她再次扬起眉毛。这样的事情我也有过，毕竟年轻气盛，虽然我不像我的朋友们一样饥渴，但是也是来者不拒，可是我受不了这种刺鼻的香水，我的狗鼻子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你的手机号？”

“还是Line吧。”可以屏蔽掉，不是我的菜，太强势了，玩玩还可以，拒绝的话我又担心会和普然一样变成出家人。

“又不给手机号，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如果有我会过来玩吗？”

“谁知道呢。”

“你可以问问左。”

“那我信了，后面可不要告诉我你有。”哎，这个女生真可怕，我心里响起警铃声。真的很美很性感，但是我害怕，我很珍惜自己的单身生活，“Line也行，把你的二维码给我。”

我打开Line的二维码让对方扫，然后通过申请放进好友列表里，奈德给我发了打招呼的表情，但是还是不愿意回到酒馆里。

“你抽烟吗？”

“不，我不喜欢。”

“你去里面等我。”

“我可以等，我担心你跟其他人走了。”

我笑了，最后一次深吸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到不锈钢垃圾桶上的沙子上。

“那一起进去。”

该死，我犯错了，大错特错。

从酒馆回来差不多是凌晨2点了，左喊了出租车送功到宿舍楼前，然后继续送我。今天的事件是我去喝酒，认识了功的朋友奈德，她是大学啦啦队队长，向我挑战喝酒，结果我醉得跟狗一样。在酒馆的洗手间里吐了两次，正准备回去就请我去酒馆旁边的宿舍过夜。幸好左反驳说待会琶会过来找我，然后把他们骂的狗血淋头，就拉我一起回去了。可以去他那，或者去功那，只要是没有女人的房间就可以。琶对这种事

比较严肃，从高中起就这样，因为我曾经在高中时有个女朋友，被骗了好几十万名牌货才醒悟过来。

帕特哥真傻，分不清那些人究竟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钱才来找你。

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哭，而是很郁闷，琶提醒过我好几回我的那个女朋友有问题，但我从不相信。直到发生一次严重的争吵，我想要分手，女方要一万的分手费才愿意分手。我终于看清了，我的爱情只要一萬就可以买到了，比我的爱马仕皮带还要便宜。

“你还可以回房间吗？要我送你吗？”

“不……没关系。”

在这个时间这种状态进房间肯定会被琶骂，但是去朋友家睡也不行，我把香兔兔放在了普然的房间，没有抱着睡觉的东西我就觉得难受。功知道这件事，他没有多问，因为娃娃的事我只告诉了几个人。

“到房间了告诉我一声。”

“嗯。”

“呃，奈德很危险。你最好别和她纠缠。”

“我没打算要她。”

“但是她看上去想得到你，两边都是朋友，您只能警告到这。你能记住我说的话吗？”

“嗯，走了，回去路上小心。”

我从粉红色的出租车上下来。还好吐了很多，没有能吐出来的东西了。上车的时候司机就说一句话，吐一次罚款五百，我和功立刻就清醒了。

宿舍的电梯逐渐升高直到我房间的楼层停了下来。凌晨两点整层楼都很安静，世界似乎是倾斜的，我用手扶着墙壁支撑着自己往前走，然后停在隔壁房间弹舌头发出敲门的声音。房间内透出的光让我知道普然还没有睡，估计又在忙课业。

普然没有马上开门，我又重复着相同的声音。最后房间的主人终于同意开门，但是依旧是不欢迎的脸色。即使我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仍然不能使对方心情好转。

“普然呀。”

“喝醉了就回自己的房间去。”

“我的香兔兔在你的床上。”

“你的破烂吗？”

“是香兔兔。”我重复道，有主人的娃娃怎么能称它为破烂？

真是一个粗鲁的人，就和他的脸蛋一样不可爱。“我好困，让我进去。为什么要拦着我？”

“回到你的房间。”

“和我一起睡~”我拖着很长的尾音说道，抱住另一个人，普然马上把我推开了。我朝后倒去，但很幸运地抓住了门的边缘。

“你疯什么？”

“要抱抱，要抱抱，人呢？脸上的伤口怎么样了？我的伤好多了。”

“蠢货，喝醉了就开始胡言乱语？在这里等着，我把你的东西还给你。”

“不要，我在这里睡觉。现在回去会被骂。”

“既然会被骂那你喝这么多。”

“你担心我。”我笑了起来，但是对方一点也不幽默，“我被女生占便宜了。”

“笨。”

“但是今晚我保住单身身份回来了，想让我证明吗？不喜欢香水味，刺鼻，香兔兔的气味更好闻，你枕头的气味也更好闻。”

“居然闻我的气味，你得精神病了吧。”

“再让我仔细闻一闻。”我冲过去再次抱住他，鼻子才擦到他的耳背，他就弯膝盖朝我的肚子招呼过去，我疼得弓起背。罪魁祸首没有丝毫罪恶感，皱着眉头板着脸。

“卑鄙。”普然反复说道，他转身回到了房间。但是当我跟着进去

时，他转过身来用下巴尖指着我的脸，“谁要你进来的？”

“别抠门嘛，昨晚我还能和你一起睡呢，只知道和我吵架，都不回去做作业，你作业还没有完成呐。”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作业没完成吗？回来打开门一看，碗没洗，锅也没洗，灶台上全是食物残渣，床上也没收拾，地上还全是方便面的碎渣。”

早上走得急，我站在那里来回摇头，感觉有一点点内疚，看到现在房间内的情况，他回到房间后肯定是先清理完房间才开始做作业。

“对不起，你的房间里没有炼乳让我去学校前先垫垫肚子。”

“你还怪我？从我的房间滚出去。”

“因为我弄脏你的房间，就生我的气吗？”

“我生气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错误。”

“老婆~老公错了。”

“谁是你老婆！还在调戏我！你来我房间住，抢了我的床，吃我房间里的东西，用我的水电，你应该要感谢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死皮赖脸。”

“我知道了。”我承认也行，真是的，开玩笑还要这么生气。
“就像老婆把没有做家务的老公赶出门。”

“又来了。”

“对不起。”在被骂之前赶紧道歉，听到道歉后普然似乎冷静了下来。

“对不起然后呢？”

“真的对不起，我不会把你房间再弄脏了。”

“仅此一次，我把你的烂摊子都收拾好了，下次要是还弄脏，我就等你过来收拾，OK吗？”

至少理解为下次我还有机会进他房间，我点点头，稍微收敛了一点，让普然省心些。如果我能更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也许会更高兴。

“另外，我衣柜里的牙刷、毛巾还有工作服是什么意思？”

“就先备着，你房间的香皂好闻，我不喜欢琶买的花香味。”

“你自己去买啊。”

“我帮你付电费。”

“你以为我没有钱吗？”

“我知道，你家是超级大土豪，但是我想和你住一起。”我直说道，我喜欢普然周围的气氛，在一起很舒服，“现在回去又要和琶吵架，我不想吵，待会琶就不喜欢我了，你也知道……”

“嗯嗯，不要啰嗦了。”这么说就知道我的普然又心软了，他叹一口气，不再和我争论这件事，“要在我这睡觉，就去洗澡，别把我的床弄臭了。”

“耶！”

“还以为自己是小孩吗？下次不要再让我看到你醉成这个鬼样子，烦人。”

“好的。”我答应道，想要再拥抱普然，但是他指着我的脸阻止了。

“你再抱我，小心我要你头破血流。”

我笑了起来，他回去继续拼接模型。谁说普然凶的，他只是长得凶，看吧，稍微服软一点就随便我了。

说起来我的普然……

还挺可爱的。

第五幕

普然叙述

虽然我几天前才骂过他，但是那个厚脸皮而且邈邈的人依旧没有意识到。

瞥了一眼那个冤家，我不得不叹了口气。那个大小孩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娃娃，手上频繁地点击着手机。我放下手中的切割工具，发出低沉的声音引起他的注意。

“帕特。”

“嗯？”他回应了一下，但是眼睛还是看着手里的通讯工具，不愿意抬起头来。

“帕特。”

“嗯~”

“帕特！”

“呀！”我抬高声音，对方就被吓了一跳，转头看过来，眼神惊恐。“喊什么？吓死我了。”

“我喊你好几遍了。”

“急什么？”

“我已经冷静一个小时了。”

我皱起眉头，他吃完饭菜和点心就把餐碟扔在一旁，一个小时了都没有丝毫要去收拾的迹象，最后是我忍受不了了。

“现在就去洗了。”

“等一会就去洗，我在玩游戏。”

“洗完了再玩。”

“再等一会，就要碰到Boss了……诶！”

“我没收了。”

我趁另一方全神贯注在手机屏幕上时，伸手从他手上夺过手机。我把屏幕锁定后，手机的主人就叫了起来。

“我的新纪录！”

看到我不在意的样子，他就开始哀求。我把他手机放在身边，然后继续完成面前的模型。那个长不大的人低声咒骂几句后就坐到我旁边。

“你要做什么？”看到他过来，我瞥了一眼，平静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

“你以为我在洗碗？”

“没有水没有洗洁精，你怎么洗？”

“滚远点，我在做作业，没空陪你玩。”

“要我帮你切吗？”

我皱了皱眉，谨慎地眯着眼睛。这又是哪出戏？像猪一样懒，还好意思说过来帮忙，是不是吃错东西了？应该没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吃吧。

“鬼附身了吗？”

“我帮你切，你帮我洗碗。”

我心累地叹了口气，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不会做一些不求回报事情。

“自己吃的自己洗。”

“你知道我不喜欢洗碗。”

“只要是和清洁有关的事情你都不喜欢。”

“但是我喜欢你房间的肥皂。”

“滚出去。”

我简短地结束对话，烦人精就安静了下来。但是不用抬头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会轻易放弃。

“让我帮你切一下嘛。你从傍晚开始切，手指都红了。而且你放心让我洗碗吗？你怎么知道我能洗干净？万一还残留些油渍或者泡沫啥的，说到底还是你的碗，最后你还是要用。”

归根结底就是你洗不干净！

“只要沿着铅笔痕迹切割，这个我还是可以做的。”

对方继续说道，我长叹了口气，把切割机放了下来，然后抬头看着他的脸，依旧是烦人的微笑。

“先砍掉这截，下手轻一点，甘蔗板容易断，切完了就把这两堆合在一起，示例就在旁边，不要出错。”

“相信我没问题。”我还没说完，他就大声插嘴道。我才站起来没一秒钟，他就一屁股坐在我原来的位置上。

帕特玩世不恭的态度老是惹火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次真的生气过，也许是因为他嘴角一直挂着的微笑。无论怎么抱怨或责骂，他依然露出灿烂的笑容。让人一会就消气了。

看了对方一会儿后，我就转身走向沙发准备收拾盘子，发现上面的食物已经干了，紧紧地粘在盘子上。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吃饭的，漏了这么多在桌子上，没有谁比他更不讲卫生了。我抽了几张纸巾，拿一张纸巾浸湿，挤干净水，然后去擦桌子。

看来他说的是真的，如果要他这个邈邈大王去洗碗，明天我估计会看到桌子上爬满蚂蚁了，想想那个场面我就忍不住挠头。

“帕特！”

“嗯~”这个不知道自己犯错的人抬起头，等着我夸赞。“我做的快吧？”

我皱着眉要张嘴骂人，但我找不到骂人的话。只是洗碗的一会功

夫，他就造成这么大的灾难！

“你在做什么！”

“就帮你做作业啊，我完全照着示例做的。”他边说边举起模型来向我炫耀。

“哪里像了？你看看拼接处流出来的胶水印，还有这处黑色的痕迹就和皮疹一样，你觉得我的模型是这个鬼样子吗？”

“但是形状是完全一样的。”

“像但是脏，模型必须整洁，不是像就可以了。”我对他的粗心大意厌烦到不行。“算了，你起来吧，我自己做。”

我把他赶走，把他做的那些放在下面，耳边传来他的抱怨声。

“什么？我做了好久，做了这么多个，不能用吗？”

“睁大眼睛对比一下，然后自己考虑可不可以用。”

“我怎么看都是一样的。”

“你去睡觉吧。”

“房间的主人还没有睡，我怎么能睡觉？”

“你还懂得客气吗？”

不要说客气了，连愧疚都没有。我瞟一眼，看见他还是没心没肺地笑着，“滚远点。”

“哦，我努力了，但是做不到和你一样，不要生气嘛。”

“那你可以做什么？自己吃过的碗碟还找借口不愿意洗，知道洗不干净，为什么不洗到干净为止？只会让弄脏我的房间。”

“对不起。”

当我听到对方的道歉后愣住了，还是那个语调，还是这出戏。不知道是谁教的，自从上次他喝醉来我房间，只要我生气，他就做出服软的样子。

“算了，你去睡觉，我要做作业。”

“我帮你切吧，不上胶，当作赎罪。”

“除了胶水印，还有这个歪了的甘蔗板，组装在一起都不严实，你这个技术就不应该来帮忙，去睡觉吧。”

工程系的老大继续抱怨了好一会才愿意去睡觉。嘴上还唠叨着说可以先抱着香兔兔睡觉。我瞥了一眼他组装的零件，叹了口气，就和做它的人一样脏兮兮的。但是一想到那个厚脸皮的人用一双大手捏起小小的甘蔗板，然后不熟练地粘胶水，我又生不起气来。

我思索了一番，然后站起来找之前放在书架上的一个小金属盒。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三四个回形针，我取出来然后把用不了的部件放了进去，关上盒子后我就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还能怎么做呢……要我扔垃圾桶我又做不到。

“要去上课了吗？又不告诉我。”

我几乎吓了一跳，以为床上的人睡着了，我背上挎包准备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开口说道。

“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醒来的？”

“从你走来走去找东西的时候就醒来了。”

“哦，醒了就滚出我房间，我要去上课了。”

“今天早上我没有课。”

“然后呢？要在我床上蹭一个上午吗？”

“你的床香喷喷的。”

他说完就一把抱住破破烂烂的娃娃，将脸趴进我的枕头。

“别碰我的枕头，脏死了！”

“脏什么，我昨晚洗了澡”

“就算每天洗四五个澡，你也不会干净。”

“但是你已经和我这样肮脏的人一起睡了好几天了。”

我翻了个白眼，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表示懒得和他计较了。我走出房间，帕特在我身后大声喊道要认真学习，还是留着告诉他自己吧。

“怎么了？黑眼圈这么严重。”崴看到我后马上打招呼问道，我坐在教学楼下面的长凳上。

“嗯，昨晚熬夜做作业。”

“做到哪里了？”

“只完成了百分之十五。”

他笑着说：“降低一点标准，你速度就会加快了。戈他们已经上去排队了，你上去吗？”

“上去也行，你要买些吃的吗？”

“我已经吃了，你吃了吗？”

“还没有。”我摇了摇头。因为昨晚熬夜，我醒来时已经晚了，没有时间吃饭了。

“那你先去找些吃的垫垫肚子，不然和老师聊的时候就饿了。”我点点头站了起来。

“你还好吗？”

看到我神色慌张地翻了两三遍包后，戈问道。

“我找不到昨晚存文件的U盘了。”

“啊，你带了吗？”

“不记得了，今天早上一直忙着整理资料书。”

“先好好找找，你回宿舍楼再过来就得重新排队了。”

“等我回去，估计也排不上了。”看看现在队伍的长度，重新排队才是我最后的选择，而且老师可能等不到我就回去了。我瞥了一眼手表，皱了皱眉，“我马上回来。”

[怎么啦？在担心我吗？我正在吃饭，不用担心。]听到手机另一端传来烦人的声音，我差点就骂了起来。但是想到要他帮忙，刚到嘴边的话就吞了下去。

“你还没离开房间吗？”

[没有，待会就走，有什么事吗？]

“你到电脑桌那，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个黑色的U盘？”

[等一下。]那边回复道，然后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焦急地等待回复，[有，上面一张纸遮住了。]

“你拿过来偷偷给我。”

[嗯~为什么我要偷偷去找你呢？你不怕别人看到吗？]

“别废话，到底来不来，要是不来你今晚就别想来我房间了。”

[哎，开个玩笑而已，待会就带过去。]

“偷偷来，不要让人看见。”

[我知道啦。都这么强调了，我待会就拿扩音器在你系前面喊你。]

“你想挨打就试试。”

另一边哈哈大笑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摇了摇头，感觉自己真的错了。

我站着等了大概十分钟，手机响了，显示来电号码还是刚才拨出去的号码。我转身告诉崴去会洗手间，然后赶紧跑下楼。对方说他在教学楼后面等我，我看到他坐在凳子上，脸上依旧挂着欠揍的笑容。

“我把东西带过来，亲爱的普然小姐。”

“送到了就赶紧滚。”

“什么？拿到东西了就赶我走。”

“还开玩笑。”我低声说道：“小心有人看见。”

“怕成这样？要是有人看到了，就说我是来找你打架的。”

“那你会受伤。”

“你担心我。”

“我现在就喊我朋友过来。”

面前的人笑了。然后老老实实把东西交给我，我接了过来但是不愿意道谢。我知道自己应该道谢，但是话到嘴边怎么都不愿意说出来。

“我帮你带东西过来，你也不表示下感谢？”

我早知道他会要求回报了。

“和我帮你收拾屋子相比，这点事算什么。”

“当然算你欠我的。”

“我不应该找你帮忙。”

“帮都帮了，我走了，你好好学习。”

我啧啧，皱眉摆摆手把他赶走。不知道是不是喜欢惹我生气，所以每次惹恼我的时候都会露出幸福的笑容。

“今晚见~”

他轻声细语地说道，还送来一个飞吻，我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忽然感到一阵寒意。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A bedroom scene with a bed, a desk, and a nightstand. The bed is in the foreground, covered with a brown blanket. To the left is a desk with a clock and books. To the right is a nightstand with books. A framed picture hangs on the wall.

秘密【名】有所隐蔽的事，只有两人知道的事情。

你曾经拥有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吗？

我有一个秘密。

从我记事起，我和‘普然’就已经是敌人了。

我们爸妈也彼此讨厌对方，这争执是通过血统传承的。

但有趣的是我们俩一直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相见，一直熟识对方

我们住在挨着的房子、同一所学校、同一所大学，只不同的学院而已。

我以为当大一的时候，咱们的战斗可以暂时停下来，

但没想到…我和他的学院是对手的！

世代仇恨再次发生。每次遇见，我们都打架…打得像要对方的命一般

谁知道…我们在众人面前表达的仇恨其实幕后有一些事件被隐藏的。

我和普然之间的故事，不是故意的、还要拼命地隐瞒的事。

因为我害怕，如果秘密不当秘密了

我会失去曾经拥有的东西……